

然還不夠格當兵，卻可以到潼關當投效軍人。這樣我就可以照顧他老人家了。」

「要是你能一起去，我就放心多了。」

花大娘話才說到這裡，花弧就氣喘吁吁的從外面回來了。他跨進門，一屁股坐在門邊椅子上，頭歪靠在椅背，喘個不停。

花大娘急忙倒了一杯熱茶給丈夫。花弧喝下半杯熱茶後，才有氣無力的說：「我去了一趟總管府，軍情非常緊張！明天起就要徵調本府壯丁了。」

「大伯，今天有位趙通將軍來過，我陪他到前村的朱都尉家，但沒碰上您。聽他說，就是爲了徵調府兵的事特地趕來。他還答應我，要幫我去當投效軍人。這樣我就可以跟在大伯身邊了。」花明一口氣說了出來。

「孩子，別說傻話，出去打仗，誰能保證可以常待一塊兒！況且你要去當投效軍人，你娘也不會答應。」花弧澆了花明一頭冷水。

「我母親會答應的。」

花明很想再多說幾句話，可是見到花弧疲累不堪，需要休息，也就說聲明天再商量就告辭了。

花弧實在喘得支持不住，就到東屋炕上休息。這時坐立不安的當然是花大娘。她等花弧睡著後，到房裡打開箱子，取出幾件丈夫的舊戰袍，含淚撫摸著。過去丈夫跟著當今的太子秦王東征西討十幾年，都在中原地帶，後來到西涼幾個月，就得了這場氣喘病。這次是要到冰天雪地的漠北，光這些單薄戰袍怎麼應付？

這天晚上，花家大小沒有人不爲這件事擔心；尤其是木蘭，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挖空心思，總希望能想出個好主意來解決當前難關。



立志去從軍 孝女兒改扮男裝



第二天早晨，曙光才露，花大娘就從炕上爬起來，給木棣蓋好被子，再到東房探視丈夫。看他大概是夜間喘累了，這時正沉沉睡著，這才放心的退了出來。

早晨的氣溫較低，她感覺有些涼意，找了件棉背心加在身上才暖和些。因此她想：給丈夫做件棉背心帶去，應該會有幫助。

她希望花明真能去投軍，跟在她丈夫身邊好多個照應。不過花明家境清苦，父親去世得早，就靠他和母親苦撐過日子，真要當兵，恐怕連做一件戰袍也不容易。想到這兒，就看了看舊戰袍，挑揀出顏色比較鮮明的，打算改了給花明。

她輕手輕腳的進到女兒房裡，準備叫醒她們，一起動手幹活兒。到了大女兒木蕙的炕

邊，撩開帳子，正要俯身叫她，發現炕上只剩棉被，木蕙早已起來。再撩開木蘭的帳子，也是一樣，棉被摺疊整齊，人卻不在炕上。

她轉身出來，在廚房裡找到了木蕙。木蕙是典型的好女孩，因為母親要照料多病的父親和小弟木棣，家務幾乎由她一肩扛起。母親找到她時，她已煮好開水，準備給父親沏一壺熱茶。熱茶是花弧每天早晨不能缺少的東西。

「木蕙啊！備好早餐，今天咱還得趕兩件衣服哪！」花大娘告訴木蕙。

「娘，是不是要替阿爹修改戰袍？」

木蕙看到母親的愁容，立刻聯想到阿爹的戰袍。

「戰袍倒不用修改，只是漠北天冷，要給你阿爹添件棉背心。另外，阿明也想投軍，你二孀哪有能力給他買戰袍，不如咱來給他改一件。」花大娘說到這裡，眼眶不禁泛紅。

「木蘭在織布，等我做好早飯就去叫她，我們再一起動手。娘，您去照顧爹吧！」木蕙說。

花大娘退了出去。木蕙又忙了一陣子才去找木蘭。

到了織布房門口，沒聽到織布機的響聲，她想，這丫頭大概又到院子裡使槍舞劍了。探

頭往裡看了一下，發現木蘭並沒出去，卻是愣愣的靠在織布機上，側著頭沉思，連姐姐的腳步聲都沒聽到。

「木蘭在打瞌睡嗎？」木蕙故意喊她。

木蘭果然忽地跳了起來。

「姐姐幹麼嚇我？」木蘭睜大眼睛問木蕙。

「你不織布在想什麼？」木蕙半真半假的責備她。

「還不是爲了阿爹，他老人家年紀這麼大，還得上戰場，我們要有個大哥替阿爹去打仗，該多好！」木蘭說出心事。

「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，娘也爲了這件事直流淚，可是誰也想不出好法子啊。」木蕙蹙著眉說。

「真希望能有個神仙把我變成男子！」木蘭低頭撫弄著織布機上的梭子。

「別瞎想了。娘要和我一起去看爹縫棉背心，同時還要給阿明哥修改一件戰袍，因爲他也要去投軍，好照料阿爹。」

姐妹倆出了織布房，穿過院子，往西屋走去。突然從牆邊冒出兩團雪白棉花球——兩隻兔

子。牠們是木蘭姐妹閨中伴侶，白白胖胖很可愛。可是花家大小小都被花弧出征的問題鬧得心煩意亂，兩姐妹竟忘了餵養牠們，本來蹦蹦跳跳的兔子，現在挨著牆根，有氣無力的走幾步就趴下不動了。

「可憐的小寶貝，忘了給你們吃東西，真對不起。」木蘭伸手撫摸牠們。

「別耽擱了，娘在屋裡等著我們哪！」木蕙沒心思管那兩隻小白兔，催木蘭快走。

「總得給牠們東西吃呀！」木蘭放下小白兔，轉身去找食物。

木蕙搖頭說：「你們也爭氣一點，餵了一年多，也沒見你們生下半隻小兔子。」

木蘭拿著菜蔬過來，聽到姐姐的嘟囔，便說：「姐姐，你說牠們沒有生小兔子，你怎麼知道牠們是一公一母呢？說不定兩隻都是公的哪！」

「舅母去年託人從邊關帶來的時候，說過是雌雄一對，慢慢會生出很多小兔子哪！」木蕙說。

「可是我怎麼看都分不出哪隻是雌的，哪隻是雄的。你倒是指給我看看吧！」木蘭邊給兔子食物，邊仔細瞧著，索性任性的要木蕙分辨雌雄。

「這就得專養兔子的人才有辦法了。別說兔子，就是人也一樣，如果喬裝得好，男扮女

裝，或女扮男裝，也能叫人看不出來。」

木蕙說完就拉著木蘭到母親房裡。木蘭不再記掛小白兔的事，腦袋裡卻盤旋著木蕙的話：「如果喬裝得好，男扮女裝，或女扮男裝，也能叫人看不出來。」

「對了，我只要喬裝，不就可以冒充阿爹的兒子去從軍了！十八般武藝我哪樣輸給人家，兵法也算學通，早夠格從軍殺敵了。」

她跨進母親房門去時，已想好變通辦法，便急急說：「娘，姐，我去去就來。你們稍等。」說著，轉出房門，到東房找父親。

花弧的氣喘病暫時好些，正橫躺在炕上閉目養神。木蘭蹣手蹣腳到了炕前，低頭靠到花弧耳邊說：「阿爹，您只管靜心休養！有關從軍出征的事，我有辦法了。」

「能有什麼辦法？難道要逃避兵役！」花弧閉著眼說。

「當然不是。逃避兵役是最恥辱、最下流的行為。我的好方法是：讓我穿上男裝，當成您的兒子，替阿爹去從軍。」

花弧聽了木蘭的「好方法」，撐起身子，搖頭說：「這怎麼行！萬一讓人看出來，可是欺君抗命啊！不能開這玩笑。」

「阿爹，您放心，我會小心謹慎，處處留神，絕不叫人看破的。而且，從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，有什麼好害怕的。」木蘭理直氣壯，毫無顧慮。

「行不通的！歷史上發生無數戰爭，哪次有女子上戰場的。」花弧堅決反對。

木蕙裁好背心，鋪好棉絮，左等右等等不到木蘭，就直接找到父親的房間。踏進房門口，聽到木蘭絮絮叨叨講她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傻話幾乎笑壞了，趕緊到母親房裡，將聽來的話說給母親。花大娘又是好氣又是好笑，不明白花家怎會生出這樣一個傻丫頭來！便到花弧房裡罵木蘭。

「姐姐等你去做活，你卻在這裡說傻話！就算你有一點本領，難道還真能上陣殺敵？傻丫頭，快去，別在這裡給你爹添麻煩。」

木蘭只好噤著嘴，從父親房間裡退出來。到了母親房裡，又被木蕙數落一番，說她十五歲的大姑娘，還一派天真。木蘭儘管不反駁，心裡可並不承認自己傻，反而更堅定她代父從軍的決心。她要讓大家看看，只要有本領，女子也可以像大丈夫。

木蘭喜歡武藝，針線活兒也出色，近午時分，姐姐手上的戰袍還沒完工，她已縫好棉背心了。

「姐，戰袍給我，你到廚房備餐吧！」

「也好，這件戰袍也才修了三分之一，剩下的由你來吧！」

木蘭接過戰袍，左瞧右看，心裡悄悄的默禱：「但求你能讓我穿著到前線，用敵人的鮮血給你添新色。」

她覺得這件戰袍是為自己修改的，縫製起來也就特別起勁，木蕙做好午飯時，她已全部完工。

今天花家要請趙通吃便飯，木蕙多做了兩三道菜。可是用餐時間已過，卻遲遲等不到趙通，花弧就讓家人先上桌吃了。全家坐定，話題又轉到木蘭要從軍的事。花大娘第一個就怨她丈夫，平日不該教丫頭學武藝、講兵法，把木蘭教成了不男不女的樣子。

舅舅楊安倒說了幾句公道話，說木蘭是難得的好孩子，邊關的婦女要都像她這麼英勇，死傷就不至於那樣慘重。當然，他最後還是勸木蘭不要異想天開，理由是女孩穿上軍裝混在男人中間，到底不適宜。

木蕙關心的看著木蘭，發現原本活潑多話的她竟然默不作聲，只顧著低頭扒飯，不禁同情起來。



「娘，木蘭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，您就別再責備她了。」

花大娘一想也是，順手夾了一塊肉給木蘭，表示到此為止不再提了。

木蘭吃完飯，放下碗筷，向大家告退後，悄悄進到母親房裡，拿起那件替花明修改的戰袍，再回自己的房間，掩上房門，脫下身上的女兒裝，換上戰袍。

整裝完畢，發現除了稍微長一點之外，其餘都合適。

「這倒有辦法。」

她找了一根帶子束腰，再將袍子往腰帶上拉扯，果然下擺提高了，就像是為她特製的一樣合身。

她抱著興奮又緊張的心情，站到鏡子前。

「嘿！真英武，誰敢說我不是精神抖擻的軍人！」

木蘭滿意的端詳著鏡子裡的自己，又學著男人的步伐練習走了幾回，覺得實在威風。只是挽在頭上的髮式和穿在腳上的繡花鞋顯得不相稱。

「不如就整套改裝吧！」

她很快換了髮型，戴上父親的大氈帽，腳上也穿上父親的皮靴。裝扮就緒，再到鏡前。

呀！連她自己也認不出眼前的小伙子是誰了。

不過，這或許只是她一廂情願的看法，還得到別人面前才能試出效果。她決定先去見父親，如果他老人家看不出破綻，應該就不會反對她從軍。

到了父親房門外，發現父親午休了，不便驚擾，就轉身去找舅舅。沒想舅舅也在午睡。扮了男裝原本就是要找人辨認，怎可得不到驗證就放棄？她舉手在房門上「咚！咚！咚！」的敲了三下。

楊安感冒一直沒好，正蒙著棉被發汗，並沒聽到敲門聲。連碰了兩個釘子，木蘭心裡老大不高興，她想，乾脆到母親面前試試吧！母親如果辨認不出，也一樣可以證明自己的裝扮成功，那她就沒理由反對替爹從軍了。

木蘭正想著，大門口突然有了聲響。

「大概是花明來了，這也可試試，看他認不認得出來。」

她開門一看，卻把自己嚇了一跳，原來大門外不是花明，而是昨天來找過父親的那個徵兵官。木蘭慌了手腳，滿面通紅，一時連招待客人的話也忘了說。

趙通把馬栓在馬槽上，站到門口說：「小少爺，花都尉可在家？請你進去通報一聲，說

潼關元帥府的徵兵官趙通送兵符來了。」

木蘭聽趙通叫她「小少爺」，只好回答「是！」轉身就要往裡去請父親出來迎接。可是外面下著雪，天氣又冷，父親剛睡著，要他離開被窩到客堂，萬一被冷風吹了，氣喘再發作，那可怎麼好。所以臨時改變主意，想將客人請到父親房裡談公事。這位客人是父親的老同事，這樣做彼此應該都不會見怪。

她又轉身對著客人說：「我父親本就害著病，昨天到城裡一趟，夜晚氣喘又發作，正躺在房裡休養。好不好請老伯到他房裡談談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就到他房裡，當面把軍符交給他吧！」

趙通跟著木蘭到花弧房間。花弧剛從午睡中醒來，突然見到彷彿是花明的小伙子帶著一位老軍人進房門。好生驚訝！稍稍定下心，看清楚，才知是昨天沒見到面的老戰友趙通。

他右手臂撐在枕頭上，用力支起身子，想從被窩裡坐起來，還一面連聲道歉說：「讓遠道而來的客人在房裡見面。失禮！失禮！」

「什麼話！你身體不好，就別勞動了。」

趙通搶上幾步，伸手按住花弧的肩膀，攔著他起來。

「讓我起來，請老大哥到客堂坐坐！」

花弧是個注重禮貌的標準軍人，堅持著要起來。

「我知道你身體不舒服，而且我還有公事要忙，馬上得走，咱兄弟就在這裡聊幾句，不是一樣嗎？」

趙通說著，花弧也不再堅持，就斜靠在枕頭上。他想叫花明給客人倒茶，卻只看一個陌生小伙子在擦拭炕桌、拿座墊，招呼客人炕上坐。

趙通坐下，從肩上取下招文袋，抽出了軍帖交給了花弧，一面說：「邊關緊急，本來元帥打算要老大哥擔任老職務，現在你被病拖成這個樣子……」

「請你回覆元帥，說我現在的病況實在不能……」花弧才說了幾句，呼吸不覺又急促了起來。

「這我知道。今天上午我在城裡爲了徵兵的事和總督大人商量許久，現在都已安排妥當，也在這邊設了徵兵處，由朱都尉負責徵兵事宜，你可以不必管了。」

趙通把今天上午在城裡決定了本府道徵兵計畫的經過告訴花弧，好讓他安心養病。

「感謝老大哥的幫忙，感激不盡。」花弧拱手道謝。



「不過，你本身的軍人義務該怎樣解決？元帥連下了十二卷軍書，每卷都有老大哥的名，這該怎麼回覆元帥？依我看，不如就讓令郎代替你去吧。」趙通回頭看了看木蘭。

「謝謝老兄的好意，不過，我那孩子太小了。」花弧嘆了一口氣。

「老兄跟賀元帥又不是不相識，大家都是秦王的老部下，會彼此關照的。看年紀，令郎也不過只小兩三歲，我會替令郎安排的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保證讓他順利過關。」

趙通說完，又看了看木蘭。木蘭在旁邊留心聽著趙將軍跟她父親的對話，不禁暗暗高興。她的扮相在趙將軍的心中已經是男兒了。不過趙通的眼光還是讓她害羞的低下頭去。

花弧心想，兒子還在夫人身邊吃奶，豈是只小軍齡兩三歲？他不好當面說穿，卻也納悶的隨著老戰友的眼光轉去注視旁邊的小伙子。留神看了看，正暗暗吃驚小伙子的身分時，趙通就向他告別了。

「我還得到華州道去辦理徵兵事宜，必須立刻啟程。老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有困難儘管讓我知道。如果決定由令郎代替，事先通知我一聲，我好處理。」

趙通作揖離開，花弧來不及起身送行，只靠在枕頭上，拱手道謝。

趙通跨出大門，木蘭已把坐騎牽了過來。趙通接過韁繩時，花明正好從外面走近。他一

面跟趙通打招呼，一面驚異的盯著木蘭。

木蘭淡淡的點個頭，躲開花明的注視，跟趙通說：「趙老伯，辛苦您老人家了，淡酒也沒招待一杯。」

「好俊的小伙子！」趙通拍拍木蘭的肩膀說：「差兩三歲沒大關係。趙老伯會幫你替老爹去當兵去。」

「多謝趙老伯幫忙，我一定從軍去。」木蘭笑著回答。

「這才是好男兒！年輕人上一次戰場，可以學到許多在家學不到的東西。」趙通也拍拍花明的肩膀說：「你們兩位是堂兄弟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花明笑著回答。他已認出這小伙子不是他的堂兄弟，而是堂妹妹。

到了院子外面，趙通又叮嚀木蘭：「回去催你父親趕快辦好手續，讓你去代他從軍。今天起，朱都尉在剛成立的徵兵處辦理驗收壯丁，你去找他。我會跟他說好，一定給你方便。」說完，抽了一馬鞭，飛也似的走了。



西市買駿馬 花木蘭替父出征



趙通一離開，木蘭也低著頭、抿著嘴，飛快的跑進屋裡。

「木蘭，你這丫頭，以為我沒看出來嗎？害得我要笑又不敢笑。好辛苦啊！」花明追了進去。

「小聲點，別再嚷嚷了。我問你，阿明哥，你看我像不像男子？」木蘭雙手叉著腰，抬頭挺胸問。

「怎麼不像？趙將軍都被你瞞過了。原本我還以為是趙將軍的副官哪！仔細一瞧，才知道是你這鬼丫頭。」花明不住的笑著。

「這樣說來，憑這副打扮，我可以去投軍咯。」